

庸常的就是美好的

□迟子建



迟子建

迟子建，一级作家。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

出版长篇小说《茫茫前程》《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群山之巅》等。曾获庄重文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其中,《额尔古纳河右岸》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我生来是个丑小鸭,因为生于冰天雪地的北极村,因此不惧寒冷。小时候喜欢犟嘴,挨过母亲的打。挨打时,咬紧牙关不哭,以示坚强。

我幼时淘气,爱往山里钻,爱往草滩钻,捉蝴蝶和蛴蛎,捅马蜂窝,钓小鱼,采山货,摘野花,贪吃贪玩。那时,曾有一些问题令我想不明白:树木吃什么东西能生长?树木为什么不像人屙出肮脏的屎尿来?鱼为什么能在水里游?鸟儿为什么能在天空中飞?野花如何开出姹紫嫣红的色彩?如今看来,这些问题我仍旧没想明白,可见是童心未泯,长进不大。

父亲是一名小学校长,在哈尔滨读的中学,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烟稀少的大兴安岭,他就是秀才了。他吹拉弹唱样样都行,喜欢喝酒,顶撞上司,清高自负,极其善良。因为喜欢曹子建的《洛神赋》,就想当然地把我的名字冠以“子建”二字,幸而我还能写点文章,否则迟家若是出了个叫“子建”的农夫,他起的名字就是一个笑话了。

父亲的毛笔字写得好,在永安小镇时,每逢春节他都要铺开红纸,饱

蘸笔墨书写对联。他鼓励已上初中的我编写对联,我欣然从命,有一些被他采纳后龙飞凤舞地写在纸上,贴在寒风凛冽的户外。看到门楣上贴着的对联内容是由我胡诌的,我便沾沾自喜了。那算是我最早的作品,编辑和发表者是父亲,我没有一文的报酬,读者只限于家人和左邻右舍。

我喜欢小动物,养过一只毛色发灰的野猫,将它的腿缚在椅子上,否则它就乱窜乱跳,比老虎还要威风。我还养过狗。当然,这是些有兴趣的收养。最无聊的是养猪养鸡,这些家禽家家户户都养,没什么特点,尤其是猪,它食量惊人,放学后不得不出去给它采菜回来烩食,把人累得头晕眼花的目的无非是让猪长膘,之后把它杀掉当成美食分食,而食物又化成了田地的肥料,这样循环往复地一想,便觉无趣,觉得人是世界上最无聊的动物。

大自然亲切的触摸使我渐渐对文字有了兴趣。我写作的动力往往来自于它们给我的感动。比如满月之夜的月光照着山林,你站在户外,看着远山蓝幽幽的剪影,感受着如丝绸般光滑涌动的月光,内心会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这时你就特别想用文字去表达这种情感。我爱飞雪,爱细雨,爱红霞漫卷的黄昏,爱冰封的河流,爱漫长长冬的温存炉火。直到如今,大自然给了我意外的感动后,我仍会怦然心动,文思泉涌。

我出身的家庭清贫,但充满暖意;我出生之地文化底蕴不深厚,但大自然却积蓄了足够的能量给予我遐想的空间;我的祖父和父亲早逝,亲人的离去让我过早感觉到人世间的沧桑和无常。我明白一朵云聚了会散,一朵花儿开了会谢,河水总是向前流,春夏秋冬,日月更迭,周而复始。大自然的四季轮回,令我们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让我们明白它们是万古长青的,而人生的四季戛然而止

后,我们还看不到人的轮回,只能用心灵去体悟、发现和领会。

我渴望着年事已高时能做到“不说人间陈俗事,声声只赞白莲花”,能够在老眼昏花时看到人生真正的绚烂境界,那将是一种大喜悦、大感动。

对于生活,我觉得庸常的就是美好的。平常的日子浸润着人世间的酸甜苦辣的情感,让你能尽情品味。对于文学,我觉得应持有朴素的情感,因为生活是变幻莫测的,朴素的情感能使文学中的生活焕发出某种诗意,能使作家葆有一颗平常心 and 永不褪色的童心,而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一个作家最应具备的素质。

画自己很难,因为人是渴望完美的动物,画自己难免要不由自主地美化。作家在自述中描述自己,表达自己的情感,也难免会沾染上某种虚荣习气,因此还是不多说为好,免得骄纵了自己。

记得1997年我迁入新居后,曾站在阳台看楼下空地上的那一排排死寂的仓棚,心想若是把它们拆了,建一座花园该有多好。天遂人愿,去年果然是将那些仓棚一扫而空,修了花坛和凉亭。然而,它带给人的并不是赏心悦目的感觉,而是持之以恒的喧闹。孩子们在花坛四围奔跑嬉闹,凉亭常有打牌的吆喝声。

最近,一个精神疾病患者又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每日拣了垃圾箱的破布,披挂在肩上,坐在凉亭的石凳上,吃着随便捡来的剩饭,满面尘垢地望着往来的居民,心无旁骛地笑。楼下的小花园倒不如先前的那些仓棚能给人带来安宁和遐想了。理想与现实究竟有多远?我想要多远就有多远。



西翁石桥

□徐雅娟

前两年,在缙云仙都好溪的石梁桥上,在泰顺仕水溪的碇步桥上,因为桥面窄小,我都是一看水流就头晕目眩不敢迈步了。无可奈何站在桥头,心里浮现出童年时外婆家那一座青绿色的石板桥。

那一座石桥早已垮了。还没垮之前,它的旁边就已建起了一座宽阔的水泥桥,通行功能被取代,只作为步行年代的遗迹,石板悠闲湿润的青绿衬托着水泥桥的苍白而繁忙,静静地存留了些时日。到底是哪一天彻底垮掉的呢?那些造桥的石板去了哪儿?也许断成几截成了谁家的洗衣板,也许在溪底被冲刷成了大大小小的卵石,也许已风化成了齏粉。但它们确实确实以桥的形象和功能存在过,横跨仙溪某一个节点的两岸,连接着西翁这个小小的村落和村落以外的大世界。

桥的这一端,是大片大片的枫杨林,暮春初夏时那鸡翅状的果序满树摇荡。另一头就是邻村地界了,路旁是庄稼地,继续往前就是进城的路。三条石板组成的桥面,够窄的。人能

过,鸡鸭鹅猪牛羊能过,独轮车能过,拖拉机就不行了。好在那时都是肩挑手提车推,窄小的桥面并不妨碍出行和运输。

记得外公去城里赶集,常常在独轮车的左右两边车架分别放上一对箩筐。他抓起箩筐的麻绳娴熟地打个活结套在车轴上,箩筐就扎扎实实地绑定在了两边。过桥去箩筐里装的是待菜的稻谷、小麦、黄豆,归家时是油盐酱醋种子小仔猪。当然,有时候还有外公专门为我解馋而带回的油条或油煎糖饼。交换是生活的必需,桥头桥尾来来往往,买卖买卖,日子就像桥下的水流,默默流淌。

桥墩是三角形的,超出桥面一个大大的角。桥墩上长满青苔,还有一种山羊爱吃的藤状野草,像铺着厚厚的绒毯。在小时候的我眼里,这突出的桥墩面简直就是一个绿色的沉降式大客厅,我和小伙伴们在桥面和桥墩间爬上爬下,东摸西抓,玩得不亦乐乎。汛期水流湍急,桥墩的切面像刀刃劈波斩浪,形成一道好看的白浪花,哪怕溪水黄浊不堪,这里激流泛

起的依旧是白浪花。炎夏枯水季,河床别处都是裸露的被太阳晒得发白的石头,就在与这桥墩的交接处,还可能积着一小潭水,幸存的小虾身子透明,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在水面下一蹦一蹦。纹丝不动的桥墩旁边荡起半圈水的波纹。

溪水满时站在桥边往下看,看着看着恍惚感觉桥漂浮了起来,像一条竹排,是竹排在动不是水在流。在桥上跑来跑去就像在船上跑来跑去,不仅不会感觉眩晕,还隐隐有一种浮动或飞翔的刺激,好玩极了。古朴的小桥对幼小的我有天然的友好,托举着我在天地之间,晃悠悠……

瞧,五十年过去了,这座石桥的颜色和身姿,它三块石板间细微的缝隙,石板上灰色的凹凸麻点,踩踏时的质感,都还历历在我眼前。看到缙云的桥、泰顺的桥,我想起它,做梦也会梦见它。它哪曾消亡了呢?

它曾横跨仙溪上百年,然后因为进入记忆而横跨于时间之上,到永远。

雪之声

□程望槐

九十一个春秋
岁月如风,年华如梦
染白了您的头发,白雪凝霜
想起您安详逝去
我热泪盈眶
朦胧中
遥记解放街头瑟瑟的梧桐树下
怯怯的我,迎来您的家访
您惦记着穷孩子的肌瘦面黄
您带来了一块猪肉
您有恨铁不成钢的焦虑
有爱生如子的慈祥
您在家里开设了第二课堂
成绩不好的学生,走进来有点惶恐
学习尖子当了“小老师”
走进来有点荣誉感
您亲自烧的鸡子素面,我们一起共享
我的心有点怅惘
您和我妈妈很像很像,一样的慈祥
有一天
懵懵懂懂的我
在课堂上叫了您一声“妈”
您慈祥地笑了
难忘您那平静的笑颜
笑纳了我对母亲的眷恋
在深深的井头巷
怯怯的我又迎来了一次难忘的家访
那一年我爸爸病了
屋子里摆着苦涩的药罐
一楼的房子也租不起了
我们把家搬到二楼
下面摆一具两脚梯
逼仄的楼梯上
含辛茹苦的妈妈
战战兢兢挑着沉重的谷箩筐
您的善良带来了希望之光
您的苦口婆心
让我们一家在万泰巷
租到了一间廉价的公房
您说您小时候是一个穷保姆
是新社会给了您一个红太阳
您退休后喜欢“爬格子”
久怀感恩之心的我
带着您跑“采访”,又怕累坏了您
请您少出门
老师老了,我们也老了
喜欢怀旧,怀念逝去的时光
我带着同学到您家“家访”
您笑了
平静的笑声中
又闪现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2018年重阳节,我和同学一起来拜望
望着卧床的您,浮现一丝笑容
我们握着您的手
虽然您不能言语
您的心声我们仍然可以感念
想不到那就是我们最后一面
那年听到您仙逝了,我热泪盈眶
亲爱的敬爱的李老師
您悄悄地走了,走得那么安详
我的心很迷茫
我的学名是您给我取的
这个学名用了四十七年
我是一棵人生秋季的槐树
您静静地走了
我永远怀念静静的时光
那天我抽空送您一程
念念不忘您的恬静
上善若水,润泽无声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雪
一路上有些风有些寒
在您入土为安的時刻
金堂山的天空
忽然飘起了雪花
像烟一样轻
像玉一样洁
那是老天送给您的花环